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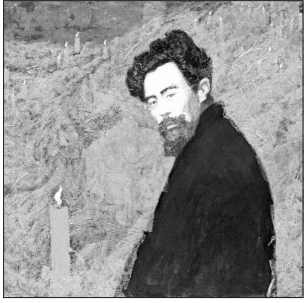
爱国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是闻一多广为人知的身份，然而知晓其艺术才能者不多。

1899年，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子。出生时家人为他取名亦多，字益善，号友三。这些字号皆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聪颖多才的闻一多13岁时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在那里度过十年学子生涯。

16岁的闻一多在清华展现出绘画天分，不仅夺得全年级绘画第一名，其作品还被送往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他被校方指任为《清华年报》美术副编辑，在他为校刊《辛酉镜》设计的封面上，鲜红的太阳放射着万丈光芒，太阳中心印有篆体“辛酉镜”三字，太阳之下是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寓意辛酉级学生毕业后宏图大展、如日中天。

1919年，在美籍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影响下，闻一多与杨廷宝、吴泽霖、方来等人共同发起清华美术社，组织绘画练习，探讨艺术理论。一年后，美术社会员发展到50多人，闻一多被推选为书记。这期间，他为《清华年

“红烛”里的闻一多



左：油画《闻一多像》；中：闻一多《辛酉镜》封面设计（1917年）；右：闻一多速写《曲靖北门外牌坊》

报》设计了十余张插画，其中一幅《梦笔生花》最为精彩：一位身着长褂的年轻书生，在通明的烛光下倚着书桌睡着了，梦境中妙笔生花，文学的灵感呼之欲出。

闻一多绘制的插画深受英国平面设计师比亚兹莱新艺术运动的影响，他将画面黑白色调的对比、线条与意象的共通，以及空间构成与内在情致相统一。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桌椅屏风、门楣廊柱，无不取自中国古典题材，这体现出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西方前卫的平面设计风格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大胆尝试。

闻一多是清华学校毕业生中第一个留学海外攻读美术专业的学生。1922年，23岁的他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第一学期，便以22个优和5个良+的优异成绩结业。

异乡的闻一多从未停歇对祖国故土的思念：“我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这种情绪在奠定其中国新诗历史地位的诗集《红烛》里已见端倪：“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

泪！”

1925年，闻一多提前归国，立志研究中国文学。随后几年间，闻一多先后任职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武汉大学，直至1932年，33岁的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38年，闻一多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至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全程3300余华里。途中，他目睹民间疾苦，沿途绘风景速写，今存36幅。这些充满中国乡土特色的风景速写饱含了闻一多对祖国广袤山河的挚爱。

1943年，闻一多的盈案书稿丛中又增添了一本自编的印谱，封面左侧标签端正地写着“匡斋印存”四个字，下属“卅二年九月”，这大概就是闻一多挂牌治印的时间。由于学校经费紧张，加之当时物价飞涨，靠薪金度日的知识分子十分拮据。治印，不仅可以赚钱贴补家用，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闻一多对古文字有着深厚研究，加之专攻美术，自然能够得心应手地构思印章的线条和布局。他最擅刻钟鼎文，曾为朱自清、华罗庚、冯友兰等名家好友治印，现存篆刻作品五百余枚。（摘自4月20日《北京日报》刘垚梦文）

旗籍作家， 身份独特的武侠小说创作群体



1938年开始武侠和社会言情小说创作。武侠小说的创作情况是：《河岳游侠传》为其试笔之作，成名作为《宝剑金钗》，随后陆续写成“鹤一铁”五部系列（其余四部依次为：《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皆在《青岛（大）新民报》发表。另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发表。抗战胜利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有：《雍正与年羹尧》《风雨双龙剑》《绣带银镖》《冷剑凄芳》《宝刀飞》等。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进行武侠小说创作。

老舍（1899—1966，见右图），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北京。老舍为新文学作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者，但他的很多作品有武侠文化因素，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离婚》中的某些人物就有侠客气质的影子。而抗战期间的作品，如《杀狗》《四世同堂》《康小八》等，一些人物身上的侠义因素更为明显。另外老舍创作的三部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作品《断魂枪》《五虎断魂枪》和《神拳》，对于中国武侠文化的思考更为深入。

就旗籍作家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群体的创作虽然有着一般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这些作家无论其为满洲人还是汉军人，都隶属旗籍，都具有或曾经具有旗人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统治管理制度——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下的子民，旗籍身份对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其族群文化意识或文化潜意识十分值得探究。（摘自张书杰著《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即便当清朝的统治结束以后，旗人的族群文化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显明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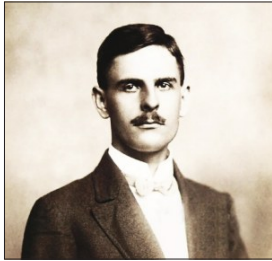
石玉昆（约1810—1871），满洲旗人，生于天津，道光年间著名子弟书及评书艺人，长期在北京说书。其采撷故书传闻而演说的评书《包公案》，由听众记述成《龙图公案》，又在唱本《龙图公案》的基础上，产生了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此书后经过其他旗籍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三侠五义》，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已经成书。

文康（1794—1865年以前），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北京显贵的八旗世家。所撰《儿女英雄传》，署“燕北闲人著”，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等。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包括缘起首回。

赵焕亭（1877—1951，见左图），另有名绂章，汉军正白旗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为乡绅世家背景，是清朝初年“从龙入关”的旗人的后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侠小说创作活跃于通俗文坛，奠定其武侠小说大家地位的是《奇侠精忠传》。此后又有《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蓝田女侠》《山东七怪》《白莲剑影记》《边荒大侠》《马鹞子全传》等武侠小说创作。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见中图），字霄羽，生于北京。王作为旗人，据徐斯年的研究，其祖辈属于镶黄旗。抗战爆发后，为了谋生，

百年前， 张謇邀请这个荷兰人治水



左：南通水利会开幕时特莱克（前左三）与张謇（前左四）等人合影；右：荷兰水利工程师特莱克

上个世纪初，滨江临海的南通水患频仍，大批集镇和良田瞬间没入水中。此情此景，不仅使生灵惨遭涂炭，也动摇着状元实业家张謇地方自治图强的近代化根基。

从1908年起，张謇便四处延请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专家来通治水保坝。然而因南通的项目非大宗工程，且所给年薪不到一万元，不可能聘到有名望的外国工程师常驻。

张謇慧眼锁定年轻的荷兰水利工程师特莱克。他是张謇老友奈格之子，随父在沪治水多年，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年未三十，壮健勤奋，既没有家室之累，也不计报酬。最终，双方以6400元年薪谈妥。

签约前，张謇说，南通的自治才刚刚开始，财力薄弱，要做的事情，还不能立刻确定，你要帮我们一一计划、督造；要做的工程，包括涵闸、公路、桥梁，等等；南通之外，还有海门青龙港，如皋龙游河，遥望港、李家桥之闸，也是你的职责。特莱克一一答应。

1916年春，特莱克从上海搬到南通，投入到张謇委派的任务中。一到南通，他便宿守江边3个多月，摸透江岸坍塌原因，向张謇提出从天生港到姚港建筑12条水榭，并在水榭之间加固堤岸的方案。水榭有大有小，柴排工料减轻，所需费用大大降低。

1916年6月14日，在南通保坝之议已有8年、保坝会成立亦有5年之后，南通城区沿江的筑榭保坝工程终于开工。除此

之外，凡通、如、海一带水利、道路、桥梁等，一切有关市政方面的土木工程，特莱克都不辞劳苦，全力以赴。

三年里，他在通主持修建了10座水榭，一个大型水闸，两个小型水闸，一座桥梁，以及建造其他5座水闸、6个水库、3条道路的规划图纸。他的努力，有效稳定了南通江海岸线，使苏中大地一片安澜。他的工作不仅高效，而且立足长远。如在黄海边建遥望港闸时，张謇原本只想建一座五门闸。特莱克经过实地勘测，建议将它设计成九门大闸。以后当地50年水情表明，特莱克的主张是对的。遥望港河流域面积达267平方公里，雨季泄洪量大，确实需要这样的大型水闸。

然而天妒英才。1919年8月17日，特莱克到建设中的遥望港九门闸工地督工，不幸感染霍乱。病情来势凶猛，人们将他送往南通救治。18日清晨，船行到市区他督造的中公园桥畔，年仅29岁的他闭上双眼。

闻听噩耗，张謇悲痛万分。他葬特君于风景优美的剑山之麓，并上书总统徐世昌，报告了特莱克在南通水利建设中的杰出贡献。政府以“大总统褒辞”的方式，赞扬特莱克“以民为天，与范堤而并寿”。

南通市政府也对特莱克的历史成绩充分肯定。1991年，特莱克墓被列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2年，特莱克塑像在西被闸旁的濠河畔落成。（摘自4月15日《新华日报》王霞文）